



琴台客聚 彥火

赤子孤獨了

傅聰受到乃父翻譯家傅雷的熏陶，青少年便浸淫於中國傳統文化。他熟讀中國詩詞，而且可以倒背如流，對毛澤東詩詞也情有獨鍾，在我與他的訪談中，他多次表示，毛澤東是一個了不起的詩人，一個文學家。他當堂可以背誦毛澤東的代表作。此外，他對老子、莊子思想也很欣賞。

面。中國人卻是起碼「嘗試」一下去看看廬山，鳥瞰，從高處看，從上頭看。」

在與傅聰的交往中，他十分反對拿藝術來做騷，揶揄那些喜歡在琴鍵上賣弄花巧的人，缺乏對藝術的忠誠。

他認為：「演奏音樂所表現的一切其實應該都是音樂裏面的東西，本身裏頭的，不加上那一點點無關的塗脂抹粉的東西，這才是『真』。」

他強調藝術家要兼具赤子之心，「這一點赤子之心，大約並非後天所能培養，總是先天的，來自那個人的本質。有就有，沒有就沒有。」

這是傅聰遺傳父親傅雷對藝術的一腔初心和熱誠，他自己身體力行，無論在行止、演奏上都可見那一顆躍動赤子的火熱的心！

他在上海浦東福壽園海港陵為父母立下的墓誌銘是「赤子孤獨了，會創造一個世界。」

毋寧是自我灼熱心迹的表白。(中)



●傅聰雙親在上海浦東的墓碑。作者供圖

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內地生活

多年前長輩在鄉間舊屋旁多建了一間兩層屋，目的就是想建一間屋，從來沒有想過怎麼安排，她一個人在香港也有房子，只說以後老了回鄉居住，到現在她老了，是一個80歲的老人家了，儘管仍然身壯力健，不過家鄉的房子卻已經荒廢了好多年；早一年我們回去看過，房子被鄉間親友當作儲物屋，把很多舊物、柴枝塞在裏面，完全沒有打理，看着真的心痛，好端端一間屋幾乎變成雜物儲存倉。

想着那間屋便難過，住在香港大部分人都擠在狹小的房子裏，在家鄉有那麼大的房子卻丟空了沒人問津！

早些年把鄉下的房子當倉庫沒人理，不過這兩年世界變了，一年暴亂一年疫症，大家開始商議及注意那間兩層屋下屋了，妹子問我：「鄉間的房子可以住嗎？或者借我住一段時間？」弟弟也問：「我們可以租住你的房子嗎？」幾個朋友也說要租住，日後他們假期會多返內地，周邊的人在這兩年都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，

而我身邊很多人都希望回內地居住。人們的思想漸漸地改變，有些還準備放下香港的一切，回內地生活，把家人都全部移向內地。而兩頭住家的更不在話下，人數漸漸增加，忽然間見到這個朋友去了上海；忽然間見到那個朋友去了廣州，一下子有幾個去了佛山，又有幾個在中山開店做生意。

我的一個兄弟多年前返東莞工作，如是在那邊工作生活了頗長一段日子，反而習慣了內地的生活，也交了女朋友，近日更的起心肝開了間港式小食店，才開業不久，生意還不錯，有了好開始，令人信心增強，使他更專注在內地的小生意，但願他能夠得到好成績，令他在內地的日子過得更自在更順利！

我的一個兄弟多年前返東莞工作，如是在那邊工作生活了頗長一段日子，反而習慣了內地的生活，也交了女朋友，近日更的起心肝開了間港式小食店，才開業不久，生意還不錯，有了好開始，令人信心增強，使他更專注在內地的小生意，但願他能夠得到好成績，令他在內地的日子過得更自在更順利！



●弟弟在東莞莞平商業大街開了個小店。加油呀兄弟！ 作者供圖



落地觀察 湯禎兆

在家學習

停課多時，孩子都習慣了，自己做功課自己對答案，家長的擔子也開始減輕了。但沒事做的時間愈來愈多，主要都是叫他們多看書，但公共圖書館又無了期閉館，家中現存的也差不多看完了，左支右絀的情況明顯出現。當然不想他們看太多電視，故叫他們再訂立一些課外活動。

慢慢發現所謂有太多時間，是因為看到孩子開始在上網課期間便立即做功課，老師在網課期間因為有太多東西要兼顧，例如問這個同學為何沒穿校服，又或是自行在找檔案做焚幕放映，令孩子的等待時間都很長，於是孩子便做起功課來。課後再多做一小時便做完了，比正常上課天快。也因此令家長們覺得網課期間，孩子的學習進度慢很多吧？

課餘時間愈來愈長，另外有一小時的運動時間，其餘都是

玩樂，難怪孩子喜歡停課。兩兄弟天天玩彈琴和桌上遊戲，還有畫畫和角色扮演，樂透了。但隨之而來當然是沒有時間表，叫他們午睡又難，還有動不動便想看電視（近期迷上乒乓球式片段，天天看外國的孩子玩花式，學得滿口吶吶的英文），於是還是訂一下規律好。

孩子其實不抗拒，還叫這做家庭課堂時間表：星期一個人情感發展（和父母分享情緒，哥哥想以戲劇形式交流）、星期二桌遊和牌牌、星期三體育活動（乒乓球和桌球，在家裏玩微型版）、星期四延長閱讀時間（和孩子一起朗讀及共閱）、星期五普通話練習。

每天另外必做的是彈琴、練足球、看英文動畫、看書或做閱讀理解，沒有了測驗和默書，媽媽慶幸選了一間沒有過分要求學生進行網上測考的學校，但仍希望可以盡快回復半日上小學的生活吧。

停課多時，孩子都習慣了，自己做功課自己對答案，家長的擔子也開始減輕了。但沒事做的時間愈來愈多，主要都是叫他們多看書，但公共圖書館又無了期閉館，家中現存的也差不多看完了，左支右絀的情況明顯出現。當然不想他們看太多電視，故叫他們再訂立一些課外活動。

慢慢發現所謂有太多時間，是因為看到孩子開始在上網課期間便立即做功課，老師在網課期間因為有太多東西要兼顧，例如問這個同學為何沒穿校服，又或是自行在找檔案做焚幕放映，令孩子的等待時間都很長，於是孩子便做起功課來。課後再多做一小時便做完了，比正常上課天快。也因此令家長們覺得網課期間，孩子的學習進度慢很多吧？

課餘時間愈來愈長，另外有一小時的運動時間，其餘都是



大地遊走 周齡齡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珠江篇珠江源頭

「飲水思源」、「感恩圖報」這兩句話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舉足輕重，千百年來帶領黃子孫奉禮節、守孝道、感恩惠，使華夏民族以優秀素質挺立在世界東方。作為華夏文化的熱愛者，我當然恭守此美德，遊江先尋源。

「珠江南國，得天獨厚。沃水千里，源出馬雄。」珠江源頭在雲南省，離開曲靖市55公里外的馬雄山上，馬雄山腰有一個山洞，高約6米，寬約10米，源水自山中點滴生長，再聚為涓涓細流從洞口汨汨湧出。流水聚集山洞前，形成一汪碧水，清澈欲滴；流水從這裏流出，往南穿山過峽，那就是珠江。如果要用四個字形容珠江源頭，「親切可人」是最貼切的。

中國四大河流中，珠江源頭待人最親切友善，您可以親眼目睹她，摸摸她的頭，和她握握手，做個好朋友。長江和黃河的源頭都在青藏高原，海拔4,600多公尺，源頭是沼澤地上一個碗般大的出水口；兩個源頭地都在荒涼高寒的無人區，要到那裏去必須有國家機關的批核證明，以保水源地安全，那豈能容易讓人親近？黑龍江有兩個源頭，一是北源，源出於蒙古國；二是南源，源出於內蒙古自治區大興安嶺密林深處，那也是人跡罕至之地。只有珠江，她的源頭和市區近在咫尺，經年溫暖如春，風景秀



●珠江正源。作者供圖

麗，讓人樂於和她親近。珠江源頭的宜人處可多了，首先是綠，她所在處的馬雄山，山勢矮矮墩墩的毫不起眼，但山的綠卻讓您流连忘返。這裏的林木成百上千種，但樹如其山，多是矮小的灌木林，翠翠嫩嫩，讓您身心靜謐。這裏最獨特的是雲南松，只有馬雄山的雲南松不圖挺立，它們平地而臥，樹幹貼地交纏而活，一團團松針在地上鋪上厚厚綠茵，為珠江源頭覆蓋上無邊綠雲。

除了綠，杜鵑花的色彩也讓珠江源頭的宜人處達至巔峰。春天到了，珠江源頭就是杜鵑花的世界。您看，花兒先各自一朵朵展現笑臉，然後是幾十朵花兒相依相偎，擁抱成簇；紅色、白色、紫色、深紅色、黃色和淡紅色……漫山遍野，鋪天蓋地，輝煌燦爛。花兒把色彩和温情灌注在珠江源頭，讓您只想把這「可人」之地擁入懷。

珠江源頭更有可人奇景——蝴蝶泉——數不勝數的彩蝶聚集在出水洞前，一隻隻尾相銜結成一串，色彩繽紛地懸掛在洞前樹枝上，成了動人可愛的花樹枝。不作串的彩蝶把出水洞前的空間變成大舞台，牠們上下翻飛，輕歌曼舞，為珠江源頭添上源源動感和斑斕色彩。

飲水思源，遊江尋源。讓我了解認識了位於雲南的珠江源頭。珠江源頭的親切可人造就了慈愛寬厚，乳汁豐盈的「南中國母親河」——珠江，造就了生機蓬勃，美艷動人，人人趨之若鶩的南中國。



百家廊 袁星

零

遍野的山楂樹上，一顆顆成串的山楂熟透了，秋風把樹葉抖盡時，依然戀戀不捨地懸掛在枝頭，瑟縮在空中。艷艷的山楂，色澤鮮亮飽滿，那種濃郁孤寂的紅，就像肌膚裏滲出的血。一個個紅球兒，就是一個個有形的零。

山楂零，零卻什麼都不是。果實的形狀近乎圓球，像數字「0」。把山楂看成零，卻又是個極為粗劣的比喻。山楂的命運，被無情地扼殺在山野中。本不是零，此時此刻，它卻成了零。一樹樹紅彤彤的山楂被擱置在樹梢，賣不掉，沒人採摘。從花到果大半年，其存在，給莊稼人的收入只有一個零。一樹樹山楂，一樹樹零，看着太心酸！

好不容易有一天假期，得趕回老家看看。時已深秋，果園裏的絕大多數水果都該採摘完了。往年，我家的山楂由父母採摘。小兒子出生後，母親來我家看孩子，老家那邊的果園只留父親一人管理。去年，母親常回去。忙不過來時，偶爾找人幫幫。今年，所有水果都是父親一人在採摘。山楂不值錢，找人幫忙，或者僱人，都賠錢。前幾年兩三元一斤的山楂，今年只賣到一元左右，差些的只能幾毛錢一斤。價格低也就算了，追着客商賣也就算了，挑三揀四也就算了，大多時候是根本賣不出去，沒人收購。

回到家時，父親正喝茶。村裏的喇叭突然響了，高喊收購柿子，四毛錢一斤。父親吸了根煙，拿着舀子和塑料筐忙去了。他說柿子不值錢，喊着四毛錢一斤，挑挑揀揀，再扣幾斤秤，一斤柿子管不到三毛。父親沒心情，我也沒啥興致。一個人一天能摘多少柿子？辛辛苦苦一年，再累死累活一天，毛收入也就一二百元。山楂、蘋果啥的，就更甭提了。去掉農藥化肥，不算工錢，一萬斤山楂毛收入也就七八千元。這樣的收入，與付出嚴重不對等。

幹農活，特別是原生態那種，或許是技術含量不高的一個行當，辛苦卻也是人人可見的。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」，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，這是田園生活的寫照，卻不是真正的農村生活。扛着鏟頭鐵畝的農民，經受着日曬雨淋，負重上山下山，哪有田園詩裏的那種閒適愜意！收成好的年月，苦累換來了些許

財富，生活尚算幸福。一旦農貨不值錢，日常拿什麼維繫？苦累之後的淒然，只能默默承受！一樹樹山楂，一樹樹「0」，隨後就是一樹樹空虛，一樹樹無奈！

經濟窘境，也許與新冠肺炎的全球肆虐有關。內地在國際大環境下，老家那邊的水果銷售，或多或少受到了影響。農民收入不高，卻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。老家那邊的果園，近幾年開始走下坡路。不是水果品質下降了，也不是水果產量降低了，而是外地水果產量的飆升，嚴重衝擊了固有的市場。一些地勢平坦地區，果園的管理可以實現半機械化、機械化。老家那邊地少，又多是陡窄的梯田，加之山高缺水，村裏人只能靠透支體力的笨方法務農，效率遠遠不及機械化。久而久之，規模也易被別處超越。這些年，村裏人能想的辦法，也都付諸實踐。在田間地頭砌蓄水池，在山上鋪設水管，在嶺上開挖道路，在村落周邊打井，但效果並不理想。年輕人無法承受這種經濟蕭條的局限狀態，能外出的都外出了。村裏的留守老人們，只能靠最原始的辦法，靠血肉之軀管理漫山遍野的果園。山嶺、老人、梯田，這些元素勾勒出一幅幅至樸至拙的農村圖景。

我沒幫父親摘柿子，而是轉道去了一個哥們家。他在家裏，中午送孩子上學後和我到附近山上逛了逛。順着山路，躲着沒過膝蓋的雜草，經過果園，爬過荒坡。最近這幾年，村裏的荒草多了。以前，田地之外的坡嶺上，別說沒膝，能有成片的小草存在都難得。那時的野草、鮮草是豬羊的食料，乾草是鍋灶裏的柴禾，年頭到年尾都被你爭我奪拔着，壓根長不起來。如今，遍地荒草，甚至都延伸到果園裏了，卻沒人稀罕！果園裏的樹葉，落了厚厚一層。吸了潮氣，踩上去軟軟的。這種情況，以前也是不存在的。山楂樹葉，適合當柴禾，一年四季都能燒。兒時的老家，那些縈繞在畫裏的縷縷炊煙，就是靠一葉葉它們渲染的！我和哥們，就像兩個無聊至極的人，沿着斜上的山路，愣愣往前走。那些路，那些山，都是走過無數遍的。再走，早沒了新意。氣喘不斷，既飢又渴，是任性上山的直接回饋。就這樣走走歇歇，我倆一直爬到附近一處山頂。一路上邊走邊聊，聊收成、聊農活、聊過往、聊未

來。我甚至懷疑，支撐我倆爬山的不是那雙負重挪動的雙腳，而是從沒停歇的交談。

深秋上山，沒有啥風景可看。遠遠近近，都是荒蕪。絕大多數果樹都採摘了，還有小部分水果，以被捨棄的姿態，留守在樹枝上。山野裏的柿子，是被捨棄最多的。這種水果與酒相沖，不能同食。喜歡喝酒的人，一般都避讓。我不想喝白酒，逢有聚餐，為了烘托下氛圍，卻也可能要小酌兩杯，平時也不太敢吃。柿子價低，不夠工錢，也就沒人採摘了。一樹樹金黃，全都拋給原野。梯田，是隨着山嶺之勢開墾的。越到高處，越狹窄，越貧瘠。水果行情好的年月，村裏人不辭勞苦，趁着農閒到山野裏一塊塊開墾。在新開墾出的地裏，栽上一棵棵山楂苗，靠老天爺的雨水澆灌，也能長成大樹。只是，山腰以上的陡坡處，沒有了路，又多難樹雜草牽絆，採摘十分不便。價格好還行，像今年這樣，認真管理的人家個個賠錢，採摘與否就得看心情了。

哥們跟我說，他現在很糾結。外出打工吧，還不定期接到一些生態園的活。他搞假山假樹建設，一天工資四五百，捨不得放棄。不放棄，就不能外出打工，而家中務農，又掙不到錢。想搞養豬、想過養野兔，後來放棄；想過養雞，沒有合適的地方；想過建圈養羊，初期投資太大，風險也高，他妻子不同意。哥們的糾結，與我差不多。我家，上有父母，下有兩兒。妻子那邊，上有年近百歲的爺爺，有爸媽，還有一妹一弟都沒成家。我倆在醫院上班，平時幾乎沒有假期，生活總顯得緊巴巴的！想過搞兼職，想過跳槽，都被各種束縛卡住，沒能如願。坡路陡滑，雜草中藏匿着若隱若現的酸棗針，有直有鉤，一不小心就可能劃破衣服扎進皮肉。和哥們沿着山嶺，在亂糟糟中尋路縫隙前行。在臨近山頂的梯田旁，我倆看到了那些被捨棄的山楂樹，還有一樹樹山楂紅，正斜披着夕陽的暖光，等着着呢。

零是無，是終點，還是起點。山楂們，像極了睜開的眼睛。

外的異鄉女子們，一個暫時緩解鄉愁的「家」。

金紫荊廣場空蕩蕩寂靜靜，停車場上聚集停放的大巴車，空置了很久。司機也不知都去哪裏了，有沒有找到新工作？海邊終年盤旋着的那群灰鴿子白鴿子，天熱天寒，嘰嘰咕咕，咕咕嘰嘰，總也不肯飛走。也不知道是誰，每天會去給牠們撒麵包屑。我是一次也沒見着。紫荊花一直在開花，從春天開到冬天，從冬天又直接開到了春天。

房東把房子賣了，他說妻子生了一場病。他們夫妻特意摘下口罩給我看了。我笑了笑，也摘了一下口罩。新業主願意續租給我。很誠懇的一對父子，說看過我寫的文章，說寫得很好。我不好意思，又笑了笑。他們給我減了租，還承諾換一部新的洗衣機。我很知足。我們都是普通平常的香港人，都有煙火平常的生活。

疫情像是誤入百年瓷器店的象群，一番衝撞直搗，究竟打碎了多少瓷器，已無從計算，倒是徹底攪亂了百年老店的規矩條陳。經過最初的目瞪口呆手足無措，店裏的秩序，正努力掙扎着想要恢復。驅趕象群，收拾殘片，整理貨架，減少損失。騰挪梳理之間，經年的積塵，破敗的地磚，糟朽的橫樑，蛇鼠蟻螂，角落裏蛛網密布。再也

遮擋不住，再也不能視而不見。疫情打破了投鼠忌器的顧慮，也把隱藏的問題全部攤了開來。能不能解決，要怎樣解決。能不能回到過去，還願不願意回到過去？都還沒有答案。思緒很多，風一吹，一會兒有了頭緒，一會兒又全亂了。能攔在手心的，只有一丁點的溫熱。其餘的，都不確定，也還不能確定。

我把咖啡渣倒在碟子裏，看看來去，有時候像個心臟，有時候像頭獨角獸，有時候像個八卦圖，有時候像一朵桑格花。還有一次，像是張開了翅膀的風箏，再看，又看不出個所以然。

我們都只能先站在原地，踩着一地的碎片。碎片疊着碎片，還有可能會忽然衝出來的大象，就這樣把我們相互隔離了起來。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就這樣過了疫年。

●霜葉紅於二月花，轉眼間疫已經年。圖片是昨天在港島南區海邊拍攝的經霜爬藤。作者供圖

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環環相扣 各盡其責

「群魔亂舞」引發香港社會動盪，歪理謊言一籬籬，充斥在市民生活的每個角落，已是罄竹難書，可恥的毒舌無時無刻在踐踏着香港市民的自尊。最近就有一名恬不知恥的女子，滿嘴粗言穢語譏諷「低等人種」盡在深水埗區，引起香港市民的公憤，指該女子言行令人咋舌，更有一張使人噁心吐舌的嘴臉。

「大放厥詞的垃圾廢青，可惡至極，真想扇她兩巴掌，如此缺口德之女，真替她的父母痛心！」憤怒的深水埗區居民認為過去的一年裏，不少年輕人受到某些極端反社會言行「洗腦」，扭曲人性，目光短淺，沒感情兼無禮貌、無修養，自以為是的「惡霸」，只懂坐享其成和不勞而獲，為一己之私破壞自己家園的暴徒：「他們的言行總是飯來張口、錢來伸手、腦來裝軍……老人家在他們心目中毫無價值，更稱老人家為『廢老』，但誰也知道香港就是這群長輩建設出來，這群長輩應受到尊重，所以長者們要有勇氣去維護自己的尊嚴，不能怕後生不高興就放棄原則。而口中常說着人權和民主的他們，簡直是笑話，連外國人都表示要『笑爆嘴』！」

在深水埗區長大的編輯友人說：「少時我居住的地區也見過有癮君子和社会的古惑仔在『蝦蝦霸霸』，但不能因這些陰暗的角落就可以口出狂言地去侮辱他人，此行為是絕對不可取；然而，我個人認為大家應理智一點想想，那位女子的言行，是心態問題，有人表示要放棄那些膚淺無知的年輕一輩，馬上有教育界人士跳出來說不是教育的問題，但事實上每個人的心態形成，原生家庭和學校教育、社會問題都有脫不了的關係，是環環相扣的，三方面也要各盡其責，亦不是一篇文章就能概括地寫出所有因由。」

現今的「霸道世代」一次次刷新認知的底線，所以很好奇，香港是否需要設立品德教育這一科！？



●筆者在梯田果園。作者供圖

疫年光陰

到今天，就一整年沒有離開過香港了。最遠的地方，是去沙田看電影。最高的地方，是去西高山看日落。最常去的地方，除了報館便是回家。港島南區的山徑和海旁，早晚四季，景致相差無幾。細細品鑒，博察海峽上穿梭的巨大商船，清滅了不少。鳳凰花開得不如往年繁盛，連帶着颱風也少了好幾個。沿途的小葉榕更見豐茂，葉若翠錦，氣根垂軟，風雨不改。維港上的白雲，也間散幽靜。有一次，我坐在尖沙咀海濱花園看了一整天。雲捲雲舒，花開花落，船隻往來，彷彿過了一百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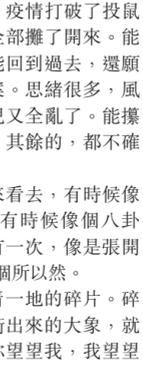
臨街的舖面，成排成排地清空了。灰舊的捲閘門，不分時段地拉着。街上的行人不見少，尤其是周末，滿街籠着口罩的臉。人群中喧鬧，會暫時沖淡愁悶釋放惶恐，也能加重存在感。人終究還是要湊在一起活。等到一個綠燈，十字路口的叮叮車，叮叮噹噹接二連三穿成一串，很像一列短火車。只是這火車去不到比港島更遠的地方。添馬公園的草坪上，一到周末，五顏六色的帳篷，刺猬一樣，一頂挨着一頂擠在一起。薄薄的篷子，遮不住驕陽，擋不住寒潮，能給飄盪在

遮擋不住，再也不能視而不見。疫情打破了投鼠忌器的顧慮，也把隱藏的問題全部攤了開來。能不能解決，要怎樣解決。能不能回到過去，還願不願意回到過去？都還沒有答案。思緒很多，風一吹，一會兒有了頭緒，一會兒又全亂了。能攔在手心的，只有一丁點的溫熱。其餘的，都不確定，也還不能確定。

我把咖啡渣倒在碟子裏，看看來去，有時候像個心臟，有時候像頭獨角獸，有時候像個八卦圖，有時候像一朵桑格花。還有一次，像是張開了翅膀的風箏，再看，又看不出個所以然。

我們都只能先站在原地，踩着一地的碎片。碎片疊着碎片，還有可能會忽然衝出來的大象，就這樣把我們相互隔離了起來。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就這樣過了疫年。

●霜葉紅於二月花，轉眼間疫已經年。圖片是昨天在港島南區海邊拍攝的經霜爬藤。作者供圖



●霜葉紅於二月花，轉眼間疫已經年。圖片是昨天在港島南區海邊拍攝的經霜爬藤。作者供圖